

一种关注

好莱坞衰落前的天鹅之歌？

——从《惊奇队长》和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说起

陈剑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天鹅终其一生，大部分都默默无声，但是在临死之前，会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因此，天鹅之歌也常常被作为一种隐喻，代表某人（常常是艺术家）在死亡或退休之前做出的最终努力。从这个意义上，前段时间上映的《惊奇队长》和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无疑将是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天鹅之歌。

公平地说，《惊奇队长》还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电影，但也就仅此而已。在影片的开始，我们看到她受着失忆的困扰，但是这并不困扰观众，因为无论如何，她都会拯救地球；中间出现了情节的反转，原来的敌人变成了盟友，这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没有反转才会让人惊讶；唯一的惊艳是最后惊奇队长仿佛水滴附体，以撞击的方式击毁了对方的舰队——也许这是他们给刘慈欣看的《三体》模样？

当然，最大的悬念总是在彩蛋里面。不出意外，我们知道，惊奇队长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复联4》做个铺垫，《惊奇队长》的片尾彩蛋也完美地达到了《复联4》预告片的目的。只是，我希望，这次能够真的如其名字所说，是这个漫长系列的《终局之战》。

好莱坞的影片越来越没有特色，像是流水线上的出品，只不过还靠着场面和特效在支撑

《惊奇队长》是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的第21部电影，其前传包括三部《钢铁侠》、三部《雷神》、三部《美国队长》、三部《复仇者联盟》、两部《银河护卫队》、两部《蚁人》以及《无敌浩克》《奇异博士》《蜘蛛侠：英雄归来》《黑豹》。而且该系列在2017、2018年一改原来每年一两部的节奏，每年都推出了三部，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了一部《惊奇队长》，《复联4》也将在4月下旬上映。

但我估计在看完《复联4》之后不会再去看新的漫威电影了，因为这个系列已经失去了生机；电影不再有悬念，也无法扣人心弦。无非是越来越强大的敌人，和越来越强大的队友。在《复联3》中，灭霸一个弹指，宇宙一半生命灰飞烟灭，而惊奇队长的能力居然比这还强大。那差不多就是神了，离最早的钢铁侠、美国队长、黑寡妇、鹰眼这些凡人出身的超级英雄已经不知差了多少个能量级。再往下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吗？

当初派拉蒙公司在2008年孤注一掷，耗资1.4亿美元推出《钢铁侠》，没想到一炮而红，全球拿下5.8亿美元票房。迪士尼电影工作室从2012年的《复仇者联盟》开始接手发行此电影系列，并把它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吸金的电影系列，至今已在全球累积了超过164亿美元的票房成绩。

应该说，这个系列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是陷入了其成功的陷阱：影片越来越没有特色，像是流水线上的出品，只不过还靠着场面和特效在支撑。每一部电影都能够讲好一个故事，但不是一个好故事，这就离伟大的作品永远差着那么一口气。

在漫威电影大行其道的时候，美国的观影人次却在不断下滑。从2002年之后，北美电影票房数量已经从2003年的15.7亿张的高峰下降到2015年的13.2亿张，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累计下降了大约16%（尽管最近到2014年到2015年有所回升）。票房收入虽然名义在增加——从2000年到2009年上升，从2009年到2015年保持稳定，但票房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票价上涨。有些人将票房销售额下降归因于价格上涨，但电影票价每年3-4%的价格涨幅与其他商品一致。根据数据显示，美国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电影票价从1960-2013年没有特别大的波动，那么票房下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数据表明，观影次数与人均GDP之间没有相关性。但是观影次

数和经济衰退还是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在经济衰退发生的第二年，人均观影次数会有上升。对此，一般的经济学解释是在经济危机中，电影业一般会呈现繁荣景象，因为人们一般会减少其他比较昂贵的娱乐活动，比如旅游、度假，而电影消费相对低廉，又可以给人们创造逃离现实的海市蜃楼，所以自然成为娱乐生活的首选。但在2002年以后的十多年间，人均观影次数以每年2.7%的速度稳定下降，无论经济是好还是坏。

到了今天，好莱坞完全在走两个极端：要么为了票房，选大IP、大明星、大制作；要么为了拿奖，怎么高冷怎么来

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是：好莱坞的原创性和艺术性在2002年之后都在日渐减弱。让我们看看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美国票房最高的十部电影。其中排名第二、三、四、六、八、九的都是正儿八经的续集。第一名的《黑豹》和第五名的《海神》则分别是漫威和DC漫画的新系列开篇之作，但其中的主要角色早在之前的续集中已出现过许多次，因此也可算是续集的续集。而排名第七的《绿毛怪格林奇》则是2000年的金凯瑞的同名故事片的动画版翻拍，也可以称得上是比续集还续集。虽然一些原创作品如《摘金奇缘》和《波西米亚狂想曲》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通常的非原创制片逻辑继续主导票房：2018年的最终统计中，所有非原创影片（包括同一系列、续集、前传或重拍）在所有票房中占比60%，而2017年的占比是52%。

随着续集的泛滥，尤其是超级英雄电影的泛滥，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商业电影的艺术性直线下降。让我们看看1994年的美国最卖座电影，在前十名里面，没有一部是续集，前传，或是同一系列的分支，一直要到第15名才出现了《星际迷航》。而前十名中，出现了不少既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比如《阿甘正传》《狮子王》《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面具》《低俗小说》。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电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2002年，《蜘蛛侠》《指环王2》《星球大战2》《哈利波特2》《黑衣人2》占据了票房的前列，经济衰退和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使得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想再次面对沉重的生活问题，而是向科幻、奇幻、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去寻找安慰。漫威的《钢铁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大衰退之时大受欢迎，也是同样的原因。到了今天，好莱坞完全在走两个极端：要么为了票房，选大IP、大明星、大制作，特效、3D、IMAX都加上，不管什么艺术性，先把钱赚到了再说；要么为了拿奖，怎么高冷怎么来，至于是不是被观众喜闻乐见，那不是考虑的首要目标，其目标观众就是奥斯卡的约7000个以平均年龄60多岁的白人男性为代表的评委。

在好莱坞不思进取的时候，挑战者们（Netflix、Hulu、Amazon Video、YouTube）却由原来的渠道转变成内容提供商。让我们看看在美国家庭娱乐业异军突起的Netflix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97年。在2002年，其总收入是1.5亿美元，到了2017年，总收入已经达到11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这一年美国全国的全部电影票房收入（110亿美元）；2018年，美国的电影票房收入增长了7.4%，达到118亿美元，但是Netflix的收入增长了35%，达到了恐怖的158亿美元。Netflix在2018年花费了80亿美元生产了700部原创影视作品，而且在电视剧的年度艾美奖中打败了原来的行业老大HBO，获得了最多的奖项；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搅局者，而是成为了新的行业巨头。Netflix已经具备了替代好莱坞的潜力，这是以前电视、录像、DVD、蓝光、家庭影院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好莱坞，如果继续死抱着超级英雄电影不放的话，那么其衰落必将持续，而《惊奇队长》《复联4》也许就不仅仅是超级英雄电影的天鹅之歌，而是好莱坞电影衰落前的绝唱。

（作者为金融学博士、影评人）



左图：电影《复仇者联盟4》海报
右图：电影《惊奇队长》剧照

换笔之后，作家写作从“雕刻”变成“游戏”——

如果没有电脑，当代文坛也许是另一种样貌

赵勇

随着一批作家手稿展的陆续进行，回望手写时代成为当下文坛一大关键词，也使人们重新思考：从纸笔写作到电脑写作，“换笔”是否对作家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并从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文坛的样貌？

——编者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的作家们逐步开始使用电脑进行创作，书写工具的改变把作家们从繁重的文字修改、誊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传统纸笔到使用电脑，可以视为是中国作家们的“换笔”，然而，过往被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极大地提高创作效率的表象下，“换笔”是否会对作家们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呢？

纸笔写作是一种雕刻，作家的精神世界因而变得充实、丰盈和稳定

在未用电脑之前，作家的年产量往往不高；但用了电脑之后，写作的速度却突飞猛进。1996年底，据不同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600余部或将近2000部。从此之后，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便居高不下，到2018年多达8000到一万余部。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多多，但作家普遍换笔从而使写作提速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用笔写作和用电脑写作，对作家创作时的思维模式有何影响呢？路遥说当他抄改《平凡的世界》时，“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水块上搞雕刻”，“每一个字落在新的稿纸上，就应该像钉子钉在铁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好每一个字，慢慢写，不慌不忙地写，一边写一边闪电似地再一次论证这个词句是否就是惟一应该用的词句，个别字句如果要勾掉，那么涂抹的地方就涂抹成统一的几何图形，让自己看起来顺眼”。

在书写工具的层面上，为什么路遥在抄改时有了“钉子钉在铁板上”的感觉，以至于抄改变成了一种“雕刻”？纸笔是具有某种阻力或障碍的书写工具。这种阻力或障碍很可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落笔之后便不容易修改，所以它对作者提

出的要求是深思熟虑，以此区别于信手涂鸦似的即兴之作；其次，这种深思熟虑又加强了写作的专注，人的精神世界在这种专注中因此变得充实、丰盈和稳定；第三，当所有的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落笔便字字千钧，力透纸背，而那种类似在纸上雕刻的感觉也就油然而生。因此，表面上看，这种感受只是一种写作习惯，但实际上它却连接着一整套与传统书写工具相关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

路遥的感受也可以在这一维度上获得解释。在那篇著名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我们被告知，路遥为了写好这部在他生命中最看重的作品，光是准备工作就做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大量读书——既有近百部的长篇小说，也有各类杂书；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把十年间的一些报纸的全部合订本翻阅一遍，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深入生活并让生活“重新到位”——从省委书记到普通百姓，只要能触及到的，就竭力去触及；思考人物的走向，确定作品的结构——全书的构思让他苦恼了一个冬天，光是全书开头的第一个自然段就折磨了他整整三天。现在看来，这种过程既是“养气”的过程，也是潜心凝神、专心致志的过程，更是精心布局，把人物、故事、情节全部夯实的过程。路遥遵循着这种传统的写作规律来结构他的鸿篇巨制，有了充分、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文字、词句、语言、段落、章节等等一旦落在纸上，就会各就各位而不至于轻易移动、大删大改乃至大起大落。

因此，我们可以说，雕刻或者铁板上钉钉固然是一种书写的状态，但它更应该体现出的是作家对自己写作的了然于胸、胸有成竹，对文学创造之神圣的虔诚与谦卑的精神态度。唯其如此，抄改才不会像许多作家那样变成一件若不堪言的事情，而是会成

为路遥所说的“享受”。

在电脑写作时代，不稳定、无序、断裂、破碎等等似乎已主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

然而，电脑写作却是另一种景象。由于显示在荧光屏上的文字不再具有物质性，可以被擦抹和删改，使得从思想到文字的转换失去了一笔一画的过程，写作变得像说话一样快捷和容易起来。因此，完整而严密的构思似已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准备也无太大必要。作家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于是，文字仿佛就是作者手中任意搭建和拆卸的积木玩具，作者不再拥有庄重的承诺感，而是多了几分游戏般的快感。

电脑写作的时代，所有的文稿修改过程被擦抹得干干净净，我们已失去了通过作家手稿探测作品文本的重要路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推断出，电脑写作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作家邓十哲在对比使用电脑前后的写作感受时指出：“过去写东西，总是静坐静卧地酝酿很久，把语言推敲得差不多了，再起笔动笔。拿起笔来再搜索记忆中的情节和语词，写出来的难免不如当初设想得那么顺畅和自如。稍有涂改，凌乱的书面就扫了不少兴致。电脑写作好多了，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删改几句，增补几段，也无伤大雅。补充点情节也随手就可以添上。大叫人振奋了。”如此看来，用笔写作时，总要有一个打腹稿的过程。欧阳修有言：“吾平生做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唯此可以属思耳。”而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

把所要写的大纲起腹稿的时候。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愈不得休息。”我们前面谈到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有三年多的准备，其中他甚至得把每个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的“终点”想清楚才敢动笔，这其实也是在打腹稿。可以说，作品越宏伟，写作的工程量越大，打腹稿的时间就越长，构思也尤其需要细致绵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催生了传统写作的线性思维方式。

然而，电脑写作却让构思或打腹稿退居到一个次要位置，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你不再仔细组织思想了。你的思想上屏幕。你一边写一边更加积极地编辑，因为不用担心受誉写或重新打字惩罚了”。这样，邓十哲所谓的“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的写作图景就会出现。显然，这已不是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线性思维方式的粉碎或解构。

在我看来，使用电脑导致的写作态度、写作心态、写作思维等方面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导致写作主体的精神构架和世界观发生变异。宽泛而言，在笔墨写作时代，作家的世界往往稳定、有序、均衡、统一，作家的线性思维仿佛与世界建立起一种线性关系；但在电脑写作时代，不稳定、无序、断裂、破碎等等似乎已主宰了作家的精神世界。在换笔一族的作家那里，这一状况一开始或许体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被笔墨文化塑造过，而精神世界的线性序列结构很可能还会对精神分裂般的电脑写作构成某种制衡；但是，对一上手就使用电脑的一代写作者而言，他们的写作观和世界或许已被电脑写作基本控制。于是，当网络文学充满着嬉戏、搞笑、大话、调侃、无厘头、玩世不恭等等话语风格时，我们自然可以从许多层面去寻找原因，但电脑写作对个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精神气质、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显然不可小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